

新詩組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由決審委員從初審開始審查，因此所有作品都在評審們的檢視下，形成共識，相當嚴謹，也務求每一首入圍作品，都經過細密的討論與辯論，這在地方文學獎的評審中相當獨樹一幟。本屆評審有鄭炯明、吳晟、曾貴海、陳義芝與須文蔚，評審對此次投稿作品普遍水準高、議題多元、技巧成熟且不乏前衛創新者，一致表示肯定。

在主題是否具有在地性或地方感？評審間或有不同的注重，有老師力主，打狗鳳邑文學獎投稿作品中，有許多作品專注在高雄的歷史、地景與人文題材，注重興觀群怨的闡發，在過去台灣文學較忽視地方主題的狀況下，此一系列投稿作品能強調社會議題的反思，把海洋城市的深刻與美好表現出來，就更顯得彌足珍貴。但也有評審主張，在各地方文學充斥的今天，不少獎金獵人會刻意以地方主題入詩，不少作品太浮面或表象地書寫，一直重複前人已經描寫過的城鄉題材，造成一種修辭的、繁複的修飾，情感並不豐厚，反而令人感到不安。無論如何，高雄性主題的開發在文學創作上，一定不能忽略詩的思想、美感與藝術技巧的平衡。

在複審入選作品中，〈52 赫茲〉獲得超過半數的評審肯定，作者具體而微地描寫鯨的形貌、生態與生活，又能轉折與投射到現代人孤獨的心境，追求自由的堅持，又能展現出海島國家的身世、命運與自信，情意動人，出現在海港都市的文學獎，可說相當具有意義。

〈永夜調〉、〈愛，是河的流域〉、〈河嫂〉、〈打狗進行曲〉、〈荒年〉、〈瀰濃辯證法〉、〈應許之地〉、〈高捷指南〉等作品，都是具備高雄特質的詩作。其中〈高捷指南〉的形式有創意，情思流轉兩條捷運路線的各站，但究竟該後現代式解讀？或地名與詩句要相輝映出意涵，就引發了評審迥異的評價。同樣寫愛河的作品中，〈愛，是河的流域〉中規中矩，敘事觀點多樣，〈河嫂〉譬喻豐富，靈巧活潑，兩首作品分別得到不同評審的支持。至於〈荒年〉懷念祖父，走進已經拆遷的眷村，寫出世亂年荒的窘迫，抒情意味濃厚，〈應許之地〉出入歷史記憶，氣勢恢弘，結構還有待梳理，〈瀰濃辯證法〉則寫美濃客家文化，觀點獨特，如能更深入鄉人心理，會更動人。〈永夜調〉則是較為特出的高雄書寫，說出一則白色恐怖下，受難者家屬流落高雄歌廳的黯淡生活，永夜作為

意象，貼切地道出時代的悲劇，也獲得評審們的青睞。

〈影子的畫像〉、〈詞性的日常〉、〈大師〉、〈我缺席的人生〉等作品，則與經典詩篇、藝術家、傳統技藝或學術理論互文，抽象思維也就成為特點。〈我缺席的人生〉脫胎於辛波絲卡，以輕靈的筆法寫出各種不在場，但卻如親身經歷的情節，或能解釋目擊當代都會生活的疏離，或能詮釋為以詩論詩，開展文學想像力運作的各種可能。〈影子的畫像〉、〈詞性的日常〉、〈大師〉等三首作品，引經據典，論述豐美，如能展現出詩人自身的體悟、思想與詩情，會更具說服力。

注目南方的詩中，總能傳唱出來自鄉土的交響詩，如同從部落陶藝家身上望見的〈卑微的形狀〉引詩：「此心安處是故鄉」心所在處便不再離散，詩安居處便有所沉靜，期望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的豐收預示著未來優異詩篇連綿湧現。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9/23（日）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出席評審：曾貴海、鄭焯明、吳晟、陳義芝、須文蔚

列席：文化局 林美秀、施雅芳

《聯合文學》文學雜誌 - 周玉卿、邱美穎

紀錄：黃子柔

攝影：劉子嘉

議程：

一、推選主席

本屆新詩共徵得 266 件參賽作品，經評審評選出 15 件作品入圍，獲得 3 票 1 名，2 票的 3 名，1 票的 11 名。如表列：

委員們共同推舉鄭焯明醫師擔任主席。

三票	〈52 赫茲〉(鄭炯明、陳義芝、須文蔚)
兩票	〈永夜調〉(鄭炯明、吳晟) 〈我缺席的人生〉(曾貴海、鄭炯明) 〈詞性的日常〉(曾貴海、陳義芝)
一票	〈世代的逃亡藍圖〉(須文蔚) 〈影子的畫像—致德國詩人保羅策蘭〉(鄭炯明) 〈應許之地〉(曾貴海) 〈愛，是河的流域〉(吳晟) 〈打狗進行曲〉(吳晟) 〈高捷指南〉(曾貴海) 〈河嫂〉(陳義芝) 〈荒年〉(須文蔚) 〈瀰濃辯證法〉(吳晟) 〈卑微的形狀〉(須文蔚) 〈大師〉(陳義芝)

二、各委員發表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義芝 (陳)：這次從二百六十多篇裡面先挑選四篇，最後得出這十幾首。這裡面的作品不只有高雄性或台灣性，而且表現得非常完整，有的很深沉。譬如說，我本來沒有投〈我缺席的人生〉，後來非常願意投它。本來有投的篇章後來在相對比較下也可以考慮放棄。我挑選作品時，以整個作品的完整度、清新度、深程度來作為一個評斷。

曾貴海 (曾)：這次可選的作品比較多，但是落差蠻大的。

剛剛義芝委員說多看幾次有時候就會改變想法。我覺得共識性、差別性也是存在的。「高雄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在我的評審時一直在騷擾著我。我會選一些有高雄性的東西，考慮它的歷史跟整個時事變遷的過程。所以我選的詩有兩首屬於生命體驗的，有關感情和創造性的。有時候很難說要選哪一個，大家再討論一下這樣蠻好的。

吳晟（吳）：就像義芝委員講的，所有參賽作品都是一次來挑，先選出這十多篇，大家再一次決審。當然，這樣比較辛苦，可是可以從整體有個了解，等於責任由我們全部承擔了。這樣選出來的作品，交集沒那麼大。在挑選這四篇的時候，我傾向幾個準則：第一，有在地性的考量。假如說他的題材跟高雄比較有直接關聯的，那我會特別留意。第二，我傾向一定要能體會。可能是我個人讀書的經驗、習性，如果說太複雜或隱晦，我比較沒辦法接受。因此我會傾向比較明朗性的。第三、現在很多參賽作品它的語言或結構很繁複。這樣的詩讀起來有時候會過度誇飾，語言比較冗長，承載的量比較重。這樣讀起來會覺得很辛苦。所以這樣作品比較沒辦法特別喜歡。

須文蔚（須）：高雄文學獎吸引了非常多很好的作家，作為評審是頗艱難的工作。幸好大家對好作品相當有共識。不過，我覺得高雄性的討論比較困難。第一、高雄市幅員廣闊，它

包含都市、鄉野城鎮、部落，很難透過一首詩呈現它全面的地方性。我這次挑選較幽微不常重複的題材，這可能是重新反省高雄性一個重要的部份。例如〈卑微的形狀〉講的是部落製陶工藝裡展現文化傳承問題，〈荒年〉談的是眷村文化的流失，〈彌濃辯證法〉則是對客家聚落的重新觀察。這幾年地方文學的文學獎提倡地方學，同樣的寫作主題重複出現。某些地域特徵，像愛河或港口經常被書寫。不斷地重複相同的題材、精神，只是修辭上的小小變化，會慢慢變成高雄文學獎的一個危機。如果文學不能帶人重新看見一些東西，只是一直重複繁複的修辭，對於地方性、地方學的重建，反而值得憂心。對我來說，明朗、清新、前衛，有創新的意涵是我在挑選作品時著重的，它能帶給我過去比較沒有思維到的角度。

鄭：剛才幾位委員都談到高雄性，高雄性如果要再深入討論比較困難。比較難用地景、風景、建築物去界定，高雄性有時候只是內涵。我這幾屆參與高雄文學獎的評審，在地性的作品仍然要看詩創作出來的本身。即使題材吸引人，如果表現不很成功仍然沒辦法進入決賽。如果使用高雄地景，反而要更傑出才會更吸引人，不然會被說「沒有創新」、「唱老調」。第二點，前兩三屆，有時候會猶豫要選哪一個作品，會很掙扎。這次好像比較容易選出我個人看好的作品。

經評審們討論後，各評審先就自己投一票的作品中推薦

喜愛的作品，若獲其他人支持，該作品可進入決審。接著討論兩票以上作品，最後進行決審。

三、入圍作品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世代的逃亡藍圖〉

須：這篇我沒有很堅持，我喜歡它最後一個段落，談到那個年輕的世代對於這個時代的想法，比較有新意。不過，它前半段寫鴉片戰爭跟淘金的移民，還有日治時代的那些段落，都展現出離散的世代，與當代的後殖民狀況有所不同，要並置寫，相當不容易。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影子的畫像—致德國詩人保羅策蘭〉

鄭：本來我投這票一票。作者前半段寫對這位詩人的印象，後來他把愛河跟法國的塞納河左岸稍微結合起來。這個詩的出發點不錯，但是他寫得比較牽強。另外有些語言的用法不太準確。所以我這一票放棄。

討論結果：不列入決審。

〈應許之地〉

曾：在書寫歷史的作品中，這篇對歷史的了解較淺薄。它把高雄歷史變遷中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加以詮釋，提出這些變遷的意義，同時形成一種對高雄的期待。它從 2000 年前至今，書寫出整體高雄史的變遷，雖然不深入，但它文字結構、密度以及喻意都談到了。比起以前寫高雄歷史的作品，這篇顯然把很多事件聚合在一起。這是一首不錯的詩，但是如果沒有人要附議，我也可以放棄。

鄭：〈應許之地〉企圖心不錯，但是稍微大了點。它的語言還蠻精鍊的，一篇五十行的作品要同時表現考古、歷史、平埔族、美麗島事件這麼多議題真的非常困難。幾百年的歷史用五十行來呈現仍然有些勉強。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愛，是河的流域〉

吳：五位委員講到在地性有重複的疑慮，大家寫來寫去都同一樣貌，沒有辦法開展。有時候我反而用另一種心情看待。

台灣的文學作品，就是因為長期以來忽略在地性而沒辦法深耕。如果同樣的作品裡面它的藝術性很強，我寧願選擇這樣的作品。這篇〈愛，是河的流域〉，類似題材雖然已經很多人寫，可是每次書寫的角度、心情或是重心不同，都會不一樣。這首詩有些地方稍微囉嗦，後面的部份說明性較多，驚艷度好像也可以再斟酌。雖然這一篇我不特別推薦，但是這樣的作品值得鼓勵。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打狗進行曲〉

吳：我很希望能夠推薦這首詩。這首的語言比較親切。它沒有華麗的文采，但是很多地方讀起來有巧思。甘蔗的甜、香蕉的香、鹽埕埔的鹽，利用這樣的文字呈現高雄特色。它在背景環境的描述，加入個人生活的心情，是一首讀起來比較平實、親切的詩。這首詩不很繁複、幽微，讀的時候，有南方的氣味。這是正港南部 ê 氣口 kap 南部 ê 氣味。

陳：吳晟委員提到這首詩的優點我大致同意。這首詩有一種動態的描寫。另外有一些來自作者感受性的思考，像第一節「不知是否有人」，把主體的情感融進詩裡。但是這一首有些地方太籠統。譬如第一節「悄悄航向過去的渺遠的未來」。過

去跟未來應該會有歧異，但是作者沒有細膩點出是怎樣、航向的情景是怎麼樣。類似的質疑在第二節第四行「好像編織出新的希望」，他並沒有細膩描寫新的希望是什麼？底下「鹽埋埔的鹽，注定是曬不乾的」。這個注定顯得逕自如此說，沒有去經營。最後面「千千萬萬隻辛勤的手，忙著縫補傷口／來來往往的心意，人的，島的，歷史的／特有的良善和熱情」，「大船入港，隨意揮揮手／就滿載南方整個愛戀 與音符」。如果嚴格挑剔，仍然覺得籠統。

曾：我同意義芝委員的想法，這首詩跳躍得很厲害，焦點比較四散。譬如第一段第四行本來荊竹是古歷史的 Takao，突然間出現「蝴蝶結」好像不太搭調。另外，它有些用語不是很準確。「大船入港」的「入港」表示有期望要到來。但是在述敘裡面只看到它零散、沒有技巧的感受，讓人覺得過度修辭。

須：這首詩太鬆散，跳躍得頗厲害。它主軸的觀點是當代高雄的狀態，它想帶入一些歷史的感受，但是它沒有用很好的敘述或描寫把穿插進來的連結完善好。就像開頭的船入港跟馬卡道族移動之間的關係，那個敘事的連結看起來很怪異。這部份是它的一大缺點。有些地方它可能想帶入一些現代的形象跟歷史之間的關係，第三段「這是歷史的傲慢與慈悲嗎？／又是誰在這樣輕舉時代讚嘆之手／在混濁淤淺的河渠

中，打撈一顆／神奇的哈瑪星」切入這樣的說明有點牽強，感覺是比較輕浮的寫法。但是它有些連結又很輕巧，讀起來有它的趣味在。礙於只能挑三、四首，這首就不會投它。

鄭：這首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它的節奏不錯，語言也非常靈活。作者對於高雄這些事物的敘述停留在一個比較現實的表象、外面的描述。比較缺少一種內省，缺少直接對於高雄滄桑歷史的深入思考。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高捷指南〉

曾：這首詩創意性十足。要把這樣的題材寫成詩，我認為它失敗的地方很少。它把當代高雄的變遷從空間流動、時間流動、人的身體變動裡面談到他的感受。這首詩在現代的邊界裡面，用企圖的結構本質含括了重建跟破壞的對立面。人們工作跟生活，但區域變成站名，割離了生活與體驗的歷史記憶。站名看似沒有意義，但每一站念頭起落，觸動他的感受、記憶。這當中隱藏的符碼更勝歷史主題。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講，站名就是站名，已經失去了歷史主題。現代化的過程裡面我們遺失了什麼？失掉了什麼？它裡面帶給我們很深的反省。他把複雜的空間移動寫得十分淡定、沉穩。而且使

用句法的結構、密度、喻意的隱喻性都非常地成熟。這首詩是我比較想推薦的。

陳：我本來也選這首。主要是看到它的形式、構思有巧思。後來放棄它的原因是站名跟後面緊接的描寫未緊密連結。如果寫出站名跟一地的地誌性，或是一種人生的指南也可以。但是並沒有讀出題目中「指南」的脈絡。好幾處沒什麼連結的，譬如凹子底「香味斥候想念的區域」，那個地方跟香味有什麼關聯？世運，「眸中光影，蘇醒疑問」勉強可以聯想到世運比賽要拍照，留下記憶光影。但是「蘇醒疑問」這種辭彙好像可以隨意變換。「油廠國小」寫到「未及辨識的，請緊緊抓著這手」勉強想到國小小學生的手。類似這些感覺關聯不大。

曾：其實這個是形式的對立性。人在時間的流動下，念頭不會跟著站名對應。譬如說，人到一個地方會有一個概念這是什麼站，但是思考可能隨時間流動。記憶跟特別感受會碰在一起。詩的右邊就是作者想要表達什麼，一個站名用一行詩來寫絕對寫不了什麼東西，它是一個整體變遷過程裡的感受，把它從浮動裡面抓出來，然後談到自己最重要的感受。

吳：這首詩感覺似曾相識，好像以前有類似的處理。這個題

材這樣處理很特別。不過，我的感想與義芝委員類似。一個站後面接一句，關聯性是不是足夠？第二，一般像這樣的處理，年代、地名、數字應該有其涵意在。如果沒有關聯、沒有意涵，那麼這樣的排列意義不大，變成只是一種圖像。蠻可惜的，就沒有選它。

須：我喜歡這首詩的形式。照曾貴海醫師的說法，如果把它電腦數位化，左邊站名其實可以隨便亂撥，不見得要對應右邊的句子去產生意義。這只是一個流動的概念，也沒有接續的空間感。作者故意在指南裡也置入破壞性，若仔細對照捷運路線會發現，原作無意做一站接續一站的流程圖，它只是搭不同路線時，偶然的過程，蠻像後現代的寫作上，允許意義的斷裂跟跳接。不過，右邊的詩行裡有太多意涵攬在一起，到底要表達什麼內容？會讓我感到遲疑，讓我比較沒辦法支持這首詩。作者其實可以在結構上有更好的區隔，會讓讀者讀的時候覺得比較清爽。

鄭：這首詩形式上比較吸引人。但是，它右邊的詩句切斷的很厲害。會讓讀者一直想對照。剛才有委員質疑站名後面那段好像沒有關聯、不夠深入。這首詩有三十幾行，除非作者是個非常厲害的高手，寫出每一句話都很有創意、富含人生哲理，或是用一句話把高雄發生的事情表現出來，而且讓人感動，這樣就會比較成功。但是作者這方面好像比較弱一點。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河嫂〉

陳：我們知道有河童、河神，看到「河嫂」覺得還蠻有意思的，把一條河擬人化而且尊稱它為嫂，感覺很親切。對它的第一印象掩蓋了這首詩後來的缺點。再次看這首，就選擇放棄它了。

須：就像吳晟老師說的，同樣的題材仍鼓勵大家不停地去寫。我覺得愛河這樣的題目其實鼓勵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不同的書寫。〈河嫂〉這首詩我覺得很有趣，一個既有的形象，可以不斷用新的方式去命名它。而這首詩也真的讓人有耳目一新。在兩首關於「愛河」入選的詩裡頭，我覺得這首是比較好的作品。

吳：聽了委員這樣講，打動我的心。這首選它的主人放棄，但是我想要再領養。剛才文蔚老師這樣講有道理。同樣書寫愛河，相較於〈愛，是河的流域〉，這首確實比較新鮮、有趣而且順暢。讀起來有一種輕快感。其他作品大部份都很沉重，這一首的調性特別輕快。是不是讓這首復活？

須：我也支持。

曾：我本身是社會環境運動的人。舉一個例子來說，愛河的源水在八卦寮，已經斷了。它的水一部份是高雄縣那邊過來的，其他部份是家庭廢水。現在這邊設置了很多光的藝術、視覺藝術，把它美化了。有時候我會去看河流的水質，當然水質有改善，但是如果人跳下去可能還是會生病。對我來講，文字的美學跟現實這條河生命的美學並不對襯。

鄭：〈河嫂〉蠻親切的，語言方面有一種親和力。但是它在寫高雄愛河這些事情比較表層一點，還不夠深入，沒辦法引起我的一些感動。

討論結果：有兩票支持，進入決審。

〈荒年〉

須：在地方書寫裡頭，我覺得詩應該去書寫一些慢慢減少、被忽略的對象。這首詩寫他的祖父居住在影劇七村，那個村莊被拆除十年了。表面上寫景，其實寫情。這個情感很豐富，也很沉重。他的寫法有些地方極度輕巧。尤其是最後一段寫得好極了。大雨的時候祖父「換得一面景窗／一池斑斕金魚／換得時光凝結為琥珀的／種種可能」。這是一首寫景、寫情都寫得既極致又好的詩。

陳：我非常喜歡剛剛須委員說的「七村的磚瓦終於傾頹／紛紛躲進夢裡淋雨／他換得一面景窗」，緊接著「一池斑斕金魚」。那種造境、迷離，有一種神秘發光的感覺。這首詩的藝術非常值得讚賞。此外，開頭說「他回來／挾一片枯葉」。中間第二節「他回來／晨曦在小村，仍有公雞叫嚷」。最後「他回來，固執而多情／溺愛故鄉遠漂的子音」。我們看到他用非常簡單的一句「他回來」，鮮明地傳達一種時光回溯的感覺。既有可能是年輕從戰場回來，也可能是搬家後又回來故居，也可能是記憶的來回。用這樣的很平淡的語法，傳達了一種深情。當然它裡面也有缺點，第三節的「擦亮棺頭，夜路清澈」，「擦亮棺頭」不曉得是指什麼。但是他確實把一個大時代那種世亂年荒的感覺傳達出來。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

〈瀾濃辯證法〉

吳：本來我以為這篇曾貴海委員會選，沒想到是我選的。一般很少看見用美濃客家這樣的語言的作品，我覺得這點比較特殊。第二，這個題材本身有它的歷史性，還有非常強的生活關聯。這一首結構非常完整。這一首詩把客家美濃的生活情境很豐富地表現出來。我覺得在這些作品裡面它的特殊性很值得推薦。大致上來說，生活性的只有這一篇，可能是這

次作品中的一個代表。

曾：吳晟委員點名了我。其實是這樣，如果我要寫的話，會用客家話寫。像「月光落水」，我們客家人很少說月光落水這樣的一句話。我對美濃太熟悉，這樣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日常一覽。它就是把傳統的產業用蠻準確的語言來敘述，要說創意的話，倒是沒有。它用「辯證法」的「辯證」所產生文學上的情緒、感受，比較不能感染我，所以我就沒有選這首。

鄭：我也同意曾委員。這個題目下得太重，看這個題目會產生一種緊張的感覺，或是聯想到觀念的衝突。但這首只是用很敘述性的手法描寫客家的生活。題目跟內容有點不太協調。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卑微的形狀〉

須：我長期輔導數位機會中心，經常要跑部落。會看到部落裡頭有一些手工藝或手工藝師所處的環境是卑微的，但是他所傳承的是他族群文化裡所有的文物。透過不同的培育，這些作品也許有一天會成熟。這首詩很大一部份關注了原住民陶土手拉坯的手藝。整個書寫裡頭，許多句子都很精彩。像第二段「白日的手溫留給此時受潮的思緒」提到他在創作時的困境。或是

「微涼的鼻尖，在夜的黑蕾絲上／襯出清淺的浮凸，像魚苗沉靜／安於卑微的存在形狀」，我覺得「魚苗的」放在這裡頭既生機盎然又貼切地寫出他的微小。第二頁上半段「她飽經遷徙的祖靈們／所有曾經擦痛眼睛的蒲公英、／羽毛，都白得一無所懼」，我覺得這三個句子寫的極微小但極有重量。中間的段落把捏陶跟肉慾之間的關係，甚至性愛之間的關係描述出來。他把做陶人的精力貫注在這樣一個作品上，讓人蠻感動的。後半段最後的收束也收束地很好。「因流離而遍地燃放」，講到手工藝因為她的流離而有機會隨處的製作、燃放。「她重瞳的虹膜倒映／寧願燒盡的冷杉。她安下心／輕輕搖晃，夢土的十四行詩」。我覺得這首詩結構很完整，把一個漂移的原住民手工藝師描述得很好。一般這樣的寫作會刻意使用族語或是族群的吊飾，這部份又寫得很淺，仔細看才看得出來他要說的是一個特別的題材。這樣的書寫有創新性，但是又很溫潤。

曾：須委員，第二段「失明的首都」，整首詩裡面這句話比較晦澀，我不太能夠詮釋，不知道你的意見怎樣？另外，第一段最後一行「噙著絲微笑的雲」，「噙著絲」是什麼意思？

須：如果把族群部落當成一個自治領域，他們是幾乎沒有自己的政治核心地點，他把被消滅掉的部落說成是一個瞎眼、盲了的首都。我想他描述的是他們在政治上被迫害的狀況。「噙著絲微笑」應該是噙著一絲微笑。

曾：有點不太準確，這跟原住民委員會裡面有些用語不太一樣。我也是覺得「噙著絲」是噙著一絲微笑。最後一行「夢土的十四行詩」跳到一個現代的東西，原住民的純粹性跟十四行詩連結好像跳得太遠。另外你說它有性暗示，我也覺得有，手拉坯的時候把它當作一個愛人撫摸。很多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都稍稍有性暗示，這首把它實體化。這首詩我也很喜歡，就是以上三點稍嫌不足。須委員如果堅持這首詩，我也投它一票。

陳：這一首詩我沒選的原因就是剛剛曾委員所提語辭的部份，像「噙著絲微笑」。另外，有的辭彙讓我比較介意。「懸掛於夢土」，「夢土」這種你說不清楚，有一點形同套語；第二頁「淡定而多情」那個「淡定」也是有一點俗套的語感；第二頁五行「陶土艱楚而柔軟」，「艱楚」用得也蠻危險的。這首有的地方不很好理解。第二頁的中間那一節「所有器皿逸出輪廓她逸出輪廓／他們一起又死了一次／朝彼此眨眼，燒製之前／再撫觸一次」，這段有眨眼、有撫觸、有死、有逸出，這裡有些繁複使得它的表意不夠清明。

討論結果：獲得兩票，列入決審。

〈大師〉

陳：這一首我把它排在第五。我原來會選它的原因是，蕭泰然他所認知的音韻不是為詮釋體制而作的。這一點在這首詩裡面有所表現，它不是明說，是用假設。第三節它說「我願意彈奏」。「願意彈奏」是為上面那個新黨國，它的語法非常有詩意。它說「我願意／彈奏但假如，孩子的心／不再熟悉音樂？」。它沒有直接說我放棄這個音樂。如果孩子的心都不再熟悉我心目中所認定的音樂，在一個壓抑的時代，不得不這樣。整首詩從開頭的「孤獨，彈奏著我」以至到2015年蕭泰然過世的時候「孤獨奏完了我」，它是以個體來抵抗時代，成為巨大的個體。這個個體雖然是單一的但是也可以變成巨大的，成為一個巨大的孤獨。它這個孤獨、無畏的感覺跟個體的強悍在詩裡面有表達出來。當然它裡面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那麼清晰、有張力。

須：我喜歡這個主題。如果作者這次沒有得獎，建議可以在結構上重新調整。不管是對於台灣音樂的發展或是台灣的藝術怎麼對應政治的環境，蕭泰然是一個非常值得書寫的偉大音樂家。這首詩的結構只能算是幾個短詩的組合，放在一起會顯得極度突兀。例如倒數第二段突然提到「孩子的心熟悉音樂」。會覺得好像從它病危快要死亡的時候突然回到一個教室裡頭。好的寫手可能會利用蒙太奇的手法跳接，看得出來作者不太熟悉類似的方式，很多地方非常片段、危險。我想不得獎不見得是一件壞事，讓作者可以重新再鍛煉一個更好的作品。

鄭：這首詩的焦點並不很集中。有一些句子喻意性不錯。不過像第一行「孤獨，彈奏著我」到最後「2015，孤獨奏完了我。」我覺得中間「『別怕』你說不要怕」這句是贅累。如果開頭「孤獨，彈奏著我」，最後「2015，孤獨奏完了我。」結束，就非常棒了。他也有一些片段的語言不錯，不過他的焦點不是很集中，比較四散。

討論結果：不列入決審。

◎二票以上作品討論

〈52 赫茲〉

陳：〈52 赫茲〉出現在海港高雄的打狗文學獎，我覺得是有意義的，它也可以算是一首海洋詩。作者以 52 赫茲來演繹孤獨、自由、永恆，壯闊的境界，還有來自於環境的挑戰。讀這一種情境的作品可以領受到他表現了人的意志、人所仰望的目標。有一些地方寫得蠻含蓄的，譬如說「活得比任何質數還孤獨」，第四行「被海染藍的隱形的長鬚上」。我認為這裡指的是鯨魚的聲波，一種無形的東西以有形的意象來呈現。這裡面動人的部份是它的情景很生動。譬如說金陽怎麼樣、藍月又怎麼樣。真的有一種詩裡面結合了身體感觀的感受。譬如說第二節「孤獨與自由共用相同的肺臟」，會聯想到

人身體的肺臟。後面講到「水滑的脊背」就是後背，因為是身體感觀，我們的感受就十分清晰。這首詩也不單純只是一首頌歌，還遭遇到深水炸彈、流刺網…等等。我覺得這首表現完整，是很不錯的一首詩。

曾：這首詩寫到「5度C的淚水」，為什麼能那麼準確地知道是5度C？有時候詩的描述太準確反而失去了延展性。義芝委員在詮釋的時候，我感受到它的語意性很能感動我們的想像。其實它的主題就是孤獨與自由、存在這三個問題。這個跟海洋文學、跟高雄有什麼關係？跟台灣有什麼關係？這部份要自己去聯想。詩可能傳達了這樣一個訊息，雖然是有時候有些語意的密度要自己去解讀，要靠自己的想法、想像，也許不那麼清晰。這是一首蠻不錯的詩。

吳：這種生態的題材，尤其是鯨豚，這些年來很常出現。大部份都是用生態的角度來詮釋或憂慮，或者是追念、警告…等等。不過不太清楚這首詩企圖傳達什麼。剛才曾醫師提到高雄，可是我沒有感覺到它跟高雄的連結。

須：這首詩結構非常地完整，它的語言使用應該是這次作品裡頭數一數二很純熟的作品。它可以從兩個不同的面向去解釋，一個提到的是個人的孤獨跟自由，辯證的關係。它很精確地用生態書寫的角度把一個孤獨、不為人所聽聞的鯨魚生

態跟牠的各種特徵描述出來。第二點，它也可以作為我們這個島嶼或我們這個國家的一種象徵，尤其是牠在大海裡頭有著海洋的語言卻不為人知的一個狀態。他在整個書寫裡頭一直在辯證類似的問題。在第三段提到「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他透過這樣的描述去展現一種屬於自我的部份，包含最後他再一次說「所有的猜測都說 我的寂寞就是／海的寂寞，卻沒有人仔細聆聽」。這大概是個人的命運，也是這條鯨魚的命運，如果說是他個人情感書寫也說得通。也許以鯨魚作為台灣在國際上的寂寞。它有一個詩言志的意志力在。尤其是「我還是要繼續唱歌／直到山脈起伏 碎為浪沫／流血的腹肢還可以在月光下／層層為你攤開風景」。這四個句子讓人聯想到日本詩那種氣魄，他用非常當代的語言展現出年輕人一種追求自我的意志。所以他說「歌聲是我化石不了的甲骨文」，我覺得他也想要把這個屬於自己導引的聲音變成一個歷史文字的一個想像。這首詩打動我，看到年輕人有一種比較強壯的意志的時候，我覺得是台灣之幸。

鄭：坦白說這首是這次評審的作品最喜歡的一首詩。這首詩有幾個優點，第一個就是它的語言魅力。讀起來有節奏感，有一點音樂性。第二、它詩的焦點非常集中，比較緊湊，幾乎沒有贅語。第三、詩的隱喻性。「52 赫茲」在它的註裡面科學家認為這個聲波、頻率可能沒辦法讓其他的鯨魚接收得

到，所以稱牠為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剛才須委員也說詩裡面提到兩次「孤獨與自由」的詞句。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這個象徵性、隱喻帶給作者生存的地方——台灣——有一點重疊性，非常地巧妙。像第三段「月光照亮的琉璃瓦片無法承接我的歌聲／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低低的／就好，簡單卻也自成一種飛逐的賦格」。這首語言的雙關、象徵性用得非常不錯。

〈永夜調〉

吳：〈永夜調〉是這些作品裡面我特別偏愛的一首，一方面是它的題材在台灣的歷史上有特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整個敘述非常地緊密。每一段的銜接，結構非常完整。它的語言也非常平順又有音韻感，讀起來就像調、歌。我讀這首詩會心動，尤其讀到後面她的歌聲。我想建議一點，如果能夠把這首詩的故事背景放在前面，在閱讀時會不會更快進入這種情感？

陳：我不反對詩加上註腳。像剛剛吳委員所說如果註腳擺在前面，把創作源起寫上去。像古典詩裡面小序的表現方式。雖然詩裡面寫的沒有什麼問題，的確寫得很緊密，但若是沒有那個註腳它本身的情境好像沒有特別感動人。詩本身有重要的書寫題材，事情也很明顯，但這個明顯似乎來自於事後的註腳。我提個小缺點，最後一節「身後拖著好長好長的影

子」，那個影子可以說是時代的陰影，或是他在演唱環境裡面那些令他不快的心頭陰影。「一條黑色的河流，由許多人的影子匯聚／跳入，就不會再浮起」。沉浸或陷溺在這樣一條黑影的河流，又說「喝下它，便永遠哽咽」，這個地方沒有處理得很好。接下去說他唱著一首關於自首的歌，如果連結他的父親這個「自首」就顯而易見。從詩中的我—高菊花的角度來看，這一首關於自首的歌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似乎沒那麼精準地傳達她個人的心理。因為有這樣一點遲疑，所以沒有把它排在最前面。

曾：這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詩，作者把高一生的女兒當作我，就是我之他者這樣來寫這首詩。基本上這首詩我覺得寫得蠻不錯的。不過這裡面有些東西一直在重複他那份哀傷。這首歌裡面說「是的，我有罪，因我已不認得自己」，這種是白色恐怖或是受難家屬的痛。在整個書寫裡面，如果你有罪的話，你要接受還是反抗？這裡面並看不出來。最後這自首的歌裡面，看不出她作為一個受難者後代的反抗性還有自我的尊嚴。用「他」第三人稱的角度來寫，會不會比較好一點？用第一人稱「我」來寫的話，陳述的每一句話感受比較真實。這個真實裡面我們看到對生命的一種無奈，這樣的無奈是接受。對於這樣一個悲痛事件的本質，你沒有去碰它而且迴避它，在文學書寫方面對於事件的受難者應該要審慎去思考。

須：這首詩的題材採用比較敘事詩的方式。它提到在白色恐怖時期 1952 年的時候高一生被逮捕。高菊花在受訪的過程中除了少部份說到她去青島東路探望父親那種父女情感之外，多半在公開描述時都說她非常痛恨父親帶給她中晚年命運的悲痛。這使得類似故事它的悲劇性格或是受難者本身抵抗的力量會相對地不像曾貴海老師所期望的那麼高。這首詩裡頭也許有些抒情性的部份讓人覺得太直接，或是沒有那麼多深情、動人的地方，大概是由於選擇這個故事所造成的限制。這首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她唱的是拉丁歌，可是在第二段「將我翻譯在另一名女人；陌生的拉丁語」，如果用「拉丁語」就錯了，拉丁語指是已經死去的拉丁文，這裡講的應該是西班牙文，這大概是作者用詞不夠講究的地方。在音樂的描述上也顯得比較粗率。譬如說「我的人生充滿音樂性」，一個歌者當然充滿音樂性。「我多麼希望自己／只是一首無調性的歌」，「無調性」在現代派的音樂裡頭也是一個象徵，不代表無調性就是沒有意義。有些地方使用的東西有點怪，譬如「身上長滿哀傷的黑鍵」，黑鍵都是半音，為什麼跟哀傷作連結？也許作者本身對音樂不是那麼理解，有些套用的顯得有點尷尬。這首有它好的地方，可是在整個書寫上有一些問題傷害到它整體的評價。

鄭：這首〈永夜調〉透過作者的註解，描寫他的創作背景以及主角跟高一生的關係。如果沒有那個註解，讀起來感動可能會稍微減弱。其實這個題材連結高一生、高菊花的關係，

應該給作者很多的材料才對。他做出來的結果只是一個真實故事的梗概，然後他自由去聯想、發揮。整體來看，他在語言的掌握方面還算不錯，他用一種娓娓道來的親切感在敘述故事，有它的可讀性。

吳：我補充一下。有關台灣歷史悲劇的題材，以往大部份都是以犧牲者、當事人來作題材。這些年我注意到其實更痛苦、更受害的應該是家屬。當事人的痛苦、受害，我們大致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整個歷史上的書寫很少人去注意這部份，這個受害是延續到他的身邊的人，他們不得不去承擔。當我們談這些歷史的悲劇的時候，是不是更應該注意到當事人的親人所受的悲苦？

〈我缺席的人生〉

曾：一開始我們說如果互文性太強的，有的典範或是提到作家的故事拿來當作文本，產生一個互文性的強烈影響，這個影響有點類似抄襲的味道。這首詩它用辛波絲卡（Szyborska）一行詩，但是我仔細看了辛波絲卡這首詩，跟〈我缺席的人生〉影響很少。只引用她這個詩裡面〈在一顆小星星底下〉的一行詩，其他的都是作者的創作。這首詩，是日常性一個充滿魅力的生命哲學，這樣一個體驗，是我與他者的互動關係。最後一段「誰為我雙目失明／站在命

運的盲點上／等壞了的紅燈轉綠」寫得非常準確。這一段可能大家會注意到「等壞了的紅燈轉綠」，我的他者情況剛好是失明，這樣一個他者為我犧牲種種生命的幸與不幸。「等壞了的紅燈轉綠」這個轉折可能是一時性裡面賦予一個可能性的、希望的存在。

陳：我一開始沒有選這一首，後來看愈看愈覺得這首詩有相當了不起的表現。它思索人生際遇，而且不是我們經驗過的人生，它要表達的是未曾體驗過的。我沒有體驗，但是值得我去思考。也有一些可能是我們不知道，但是其實跟我們有關聯的人。作者有一顆非常細膩、寬厚、悲憫的同情心。這題目也很特別，叫作〈我缺席的人生〉。它把缺席賦予新意，這裡說是被動避開的、本來不應該缺席的、我應該要理解的，因為我的局部、我的片面、我的無知而缺席了。這一首詩相當深沉，語言很乾淨不繁複，愈讀愈耐人尋味。它沒有用很多元素來處理。我對這首非常欣賞，願意把它擺在前面的名次。

須：這是一首以詩論詩的作品。它談的是創作。文學有什麼功能？文學帶給讀者一個缺席的人生。那個誰，代表每個作者。那個我，去到了他可以參與的那些人生裡頭。所以作者代替他去了這些地方。這可能是這首詩另外一種互讀的方法。當然這裡有可能是生活經驗的交換，一種人生的錯過、

情愛的錯過。但是我比較傾向前一個說明。讀小說的時候，我們經常涉入小說裡覺得自己就是這個主角，這是文學常常會帶給我們的一個經驗。每個作者都替讀者量身訂做一個劇本或一個夢，讓讀者在裡頭感動、哭泣。〈我所缺席的人生〉有時候看起來虛幻，然而不管看小說、電影或讀詩，都有人不斷地把我們帶入那個我們不在場的世界裡頭。它很輕巧而且思辯，確實是不容易進入的一首詩。我覺得作者用一個比較輕巧的方式完成了蠻高難度的思想辯證。

鄭：這首詩是這次作品中非常特殊的一首。它摒除了看到的生活、現實等意象。直接思考比較形而上的位階，當然也思考到人生存在的意義。這首詩表現的內在意涵，哲學性的思考佔了很多部份。它的語言較抽象，但是在敘述的過程中仍然出現生活相關的事物。譬如說劇本、演員，還有「在命運的盲點」、「等壞了的紅燈轉綠」，紅綠燈…等等。最後「誰打開了我／隨時可以打開的一扇門／誰代替我走了出去／我又代替誰留了下來」，對這種人生的存在感又有點跳躍性的思考，它表現得非常深入。我們台灣一些年輕的作品，常常會被現實的一些事物所影響，比較少作者會去思考這些題材。這首寫得非常好。

〈詞性的日常〉

陳：〈詞性的日常〉是一首人生反思的詩，它用了一些詞語不同的詞性來演繹人間的關係產生詩意。這首詩分成四章，每一章也各有意義。第一章，命運的介詞，我們生命的轉折都有一些中介的因素。抉擇，或是無法抉擇的。它的關鍵詞是「命運」。第二章代詞是最好的掩護。裡面有我、有你，以致於我們，落到人與人產生關係。人生的發展不只是命運，人與人的關係、因緣也都會產生影響。第三章講到回音、擬聲詞，這可以聯想到每個人都有記憶，這個記憶會在心靈裡面回音，是不同生命階段的關聯。過去的我跟現在的我也會影響未來的我。第四章，被修飾的我們，是一個總結。第四章第三行「丟棄多餘的傢俱用品」，用這個日常比喻我們馬上可以了解。在詞語、書寫裡面相當於造作的詞彙，意思是人生要拋棄虛飾造作。它是詞性的日常，也就是日常人生，是每一個人都會談涉到的。我認為這一首表達得很好，很特殊的一首詩。

曾：我非常同意義芝委員的見解。這首詩寫我們生命的日常，用語言學的詩歌來表達日常性。它談到三個面向，第一個是生活裡面的日常性，在種種的生命際遇裡面必定會碰到的日常。另外，我認為這是一首情詩。它用這些日常性、語言學、詩歌來敘述一段愛情。這段愛情最後分手。分手以後產生第三段回音的模擬聲。它不寫想念、相思，而是以模擬聲代表一種想念。情愛透過回音、模擬從他的心裡面穿過去

或是回到他。最後，修飾就是調整，也是放下，佛學裡面放下的意思。放下以後生命該怎麼做？這裡面有兩、三個可以解讀的意義存在。作者創意性很強，用介詞、模擬、代詞這些看似枯燥無奇的詞性，轉化成一首充滿感情的詩。我非常欣賞這首詩。

吳：這首詩整體設計很有巧思。他用語言的特性，介詞、代詞、擬聲詞，最後直接代換他這些心情。這樣的安排很巧妙，可以理解到他的心情。尤其是第四段，我特別喜歡。「丟棄多餘的傢俱用品，與一切／過於造作的詞彙」然後重新「輕裝上路」，有點拋棄既往、重新開頭的心情。已經拋棄掉前面這些東西，決定前往新的城市，有一種新生的輕快感。

須：這幾年帶年輕的學生創作，類似這首詩的寫作方式我要他們戒之戒之。我覺得這有點學院派，談愛情卻用這麼多語言學的概念來作譬喻，其實並不新鮮。90年代以後很多學院派的作者不斷套用這些語言學或是文法上的辭彙。這些辭彙本來只存在課本上，把它拿來表情達意或傳遞愛意就是修飾再修飾。如果同樣是文科的同學，可能彼此看了會有會心的微笑。這樣的修飾完全違背某段落的邏輯。作者說要剝去所有的裝飾，用最簡單的字眼。然而，第一段、第二段修飾得很明顯，它內在有一個悖論存在。對於這首〈詞性的日常〉，我覺得它並不那麼日常。這個大概是一個比較學院派的書寫方式。

鄭：這首詩思考非常新，是一首對語言的思考和反省的作品。在七〇年代末期有一場座談會，批評當時台灣的詩患了形容詞過多症。就跟作者第四章寫的「丟棄多餘的傢俱用品，與一切／過於造作的詞彙」。很明顯作者對於語詞方面有非常的反省能力以及他所追求的目標。是一首蠻吸引人的作品。但是對我來說，它只止於這個階段。它裡面比較沒有敘述到生命的力量，只是觀念性的鋪陳，比較不能感動我。

四、決審投票，確認得獎名單

評審仔細討論十五篇作品後，對於進入決審的作品，分別以第一名七分、第二名六分…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曾貴海	鄭炯明	吳晟	陳義芝	須文蔚	總分	序位	獎項
52 赫茲	6	7	5	7	7	32	1	首獎
我缺席的人生	7	6	2	6	3	24	2	評審獎
永夜調	2	5	7	2	4	20	3	優選
詞性的日常	5	4	4	5	1	19		
荒年	3	2	3	3	6	17		
河嫂	1	1	6	4	2	14		
卑微的形狀	4	3	1	1	5	14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名次如下：

首獎：〈52 赫茲〉

評審獎：〈我缺席的人生〉

優選：〈永夜調〉

